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六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劉淡

山堂肆考卷六十三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侍御史

歴代沿革周制御史在殿柱之間故謂之柱下史秦改為侍御史漢因秦制置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唐以侍御史分掌公廨推彈宋以知雜御史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舊

以中丞兼檢理使殿中侍御史兼左右巡使監察御史兼監察使至是使名悉罷之

掌令

周禮天官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治書

漢宣帝幸宣室齋居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治書御史始此又唐孫伏伽為治書侍御史先被内旨而制未出歸臥其家無喜色頃之與吏至門子弟驚白伏伽徐

起見之時稱雅量

鐵冠

漢官儀侍御史周官也爲柱下史冠法冠一名柱後以鐵爲柱言其審固不撓常清峻也又御史冠獬豸冠獬豸神羊此獸主觸不直楚王獲之以爲冠秦滅楚以其冠賜執法近臣服之

繡衣

漢武帝所制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大獄

劾奏霍光

漢嚴延年遷侍御史時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延年劾奏霍光專廢立無人臣禮奏雖寢朝廷肅然敬憚之

請收梁冀

東漢陳翔拜侍御史元日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請收冀理其罪時人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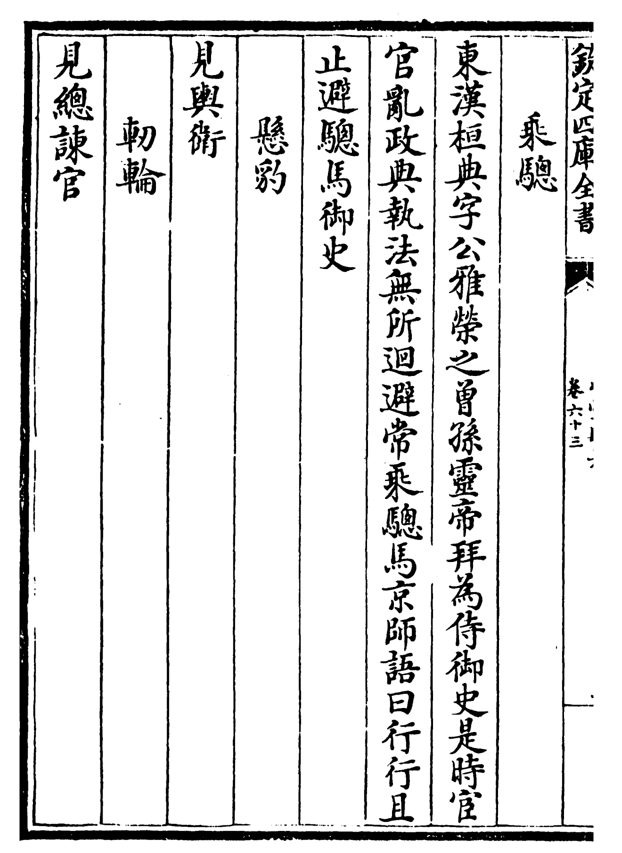
横劒當車

東漢种暠順帝時為侍御史監護太子於承光宮中常

侍高梵受勅迎太子不齎詔書太子太傅杜喬疑而不決暠乃横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常侍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奸耶梵不敢爭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嘆息嘉暠臨事不惑

持戟勅門

陳壽耆舊傳楊仁字文義明帝引見問當代政治之事仁對上大奇之拜仁侍御史明帝崩是時諸馬貴盛各爭入宫仁披甲持戟遮勅宫門不令得入



乘驄

東漢桓典字公雅榮之曾孫靈帝拜為侍御史是時宦官亂政典執法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師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懸豹

見輿衛

軔輪

見總諫官

執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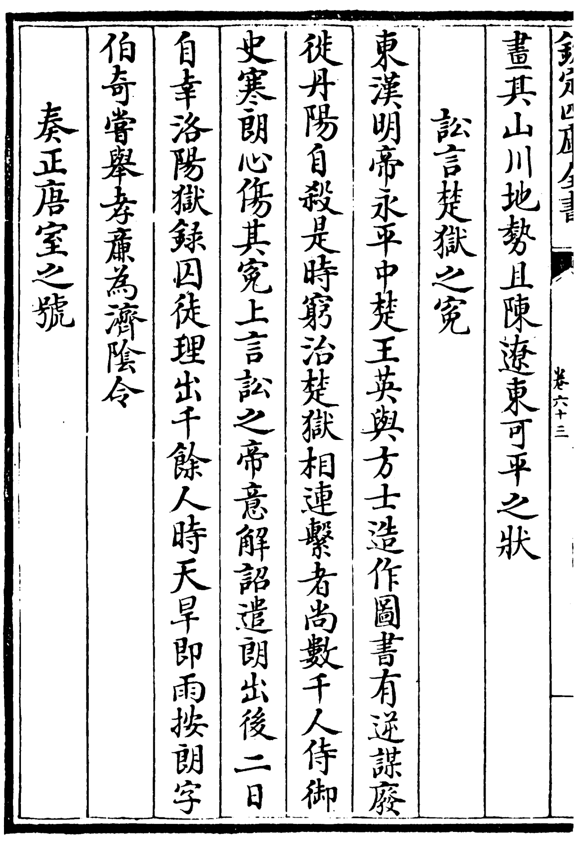
南史何思澄為治書侍御史晉宋以來此職甚輕梁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

寫幽州圖

東漢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肅宗嘉之

陳遼東狀

唐賈言忠為侍御史奉使遼東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



畫其山川地勢且陳遼東可平之狀

訟言楚獄之寃

東漢明帝永平中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廢徙丹陽自殺是時窮治楚獄相連繫者尚數千人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寃上言訟之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自幸洛陽獄録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雨按朗字伯奇嘗舉孝廉為濟陰令

奏正居室之號

張柬之既遷則天於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侍御史崔湜奏曰方今國命初復正其徽號自當稱唐以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哉宜毁此廟復唐鴻業中宗深納之

名望素高

三國吴志楊廷式強正忠直名望素高及為憲臺人皆屬望

風力愈勁

宋王素字仲儀謚敏懿既升臺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必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為獨擊鶻

皁鵰

唐王志愔為侍御史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皁鵰御史言其顧瞻人吏如雕鶚之視燕雀也

白兎

唐王弘義衡水人素無行嗣聖中遷侍御史弘義初賤

時求傍舍瓜不與及爲御史乃騰文言園有白兎令縣集衆捕逐畦瓜蹂踐立盡内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兎御史

風霜任

通典御史爲風霜之任糾彈不法百僚震恐

耳目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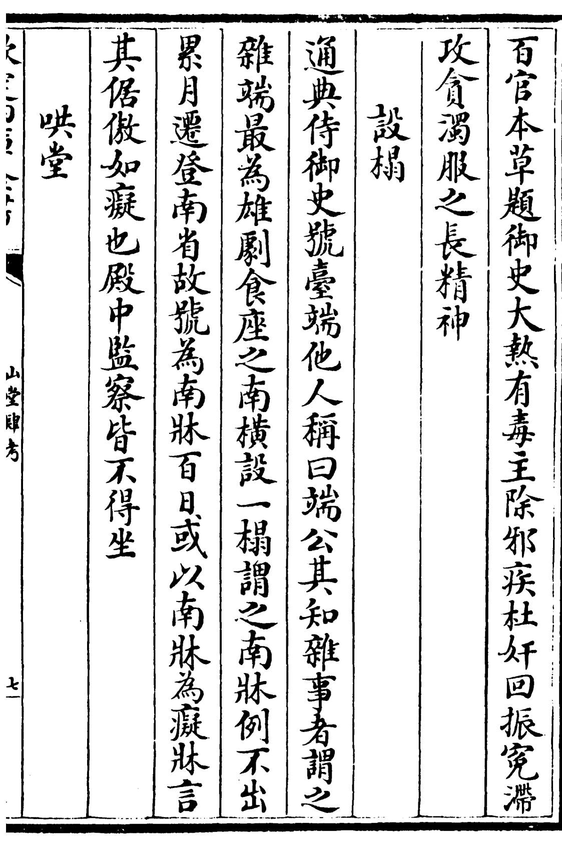
唐王申伯御史制御史吾耳目官非清明勁正不偏不撓者安可使辨淑慝振紀綱廣吾聰明哉

貞栢

續通典御史臺御史廳前有兩株栢唐總章中李元同張仁禕爲侍御史所植也杜易簡爲之贊曰爰有貞栢徙植清臺膺條霜勁蠶葉風開始逢鸜喜終見烏來

脆梨

唐賈言忠撰御史本草以裏行及試員外爲合口椒最有毒監察爲開口椒毒徽歇殿中爲蘿蔔亦曰生薑雖辛辣而不爲患侍御史爲脆梨漸入佳味又俟味虛著


百官本草題御史大熱有毒主除邪疾杜奸回振寃滯攻貪濁服之長精神

設榻

通典侍御史號臺端他人稱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最為雄劇食座之南横設一榻謂之南牀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為南牀百日或以南牀為癡牀言其倨傲如癡也殿中監察皆不得坐

哄堂

侍御史凡上堂絶言笑有不忍者雜端大笑則闔座皆笑謂之哄堂哄堂不罰

陪直

御史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爲伏豹直取不出之義御史立處爲班心故東坡次御史張舜民詩班心突兀見長身

辱臺

御史初入臺吏人叅拜黙黙而退謂之兕叅宋制御史

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

鷩落膽

唐敬宗朝夏州節度使李祐入朝違詔進奉侍御史温造彈之祐趨出待罪股戰汗流鷩謂人曰吾半夜入蔡州城擒吳元濟未甞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矣

恥呈身

唐韋澳字子斐爲侍御史十年不調中丞髙元裕與澳兄温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已温歸以告澳不答温曰元

裕端士若輕之邪瀆曰然恐無呈身御史

對仗斥義府

事見大理寺丞枉法黜淳于氏高宗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上疏奏之對仗斥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畧曰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達不能盡忠竭節對揚王休策蹇勵駑祗奉聖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

日月請託公行交游羣小貪冶容之好原有罪之淳于
恐漏泄其謀殞無辜之正義此如可恕孰不可容請除
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上以義方毀辱大
臣貶為萊州司戶

舉觴罰裴度

唐崔咸字重易為侍御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穆宗
寶歷二年復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度至京師朝士
塡門度留之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崔咸舉觴罰

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呫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左右莫不壯之

劾左司郎

狄仁傑為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武后有詔原之仁傑曰陛下惜有罪虧成法臣願先斥為羣臣戒由是本立抵罪朝廷肅然

劾京兆尹

唐開元初楊瑒為侍御史與御史大夫李傑將劾京兆

尹崔日知反為所搆瑒廷奏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奸臣之謀則御史臺固可廢矣

正色責楊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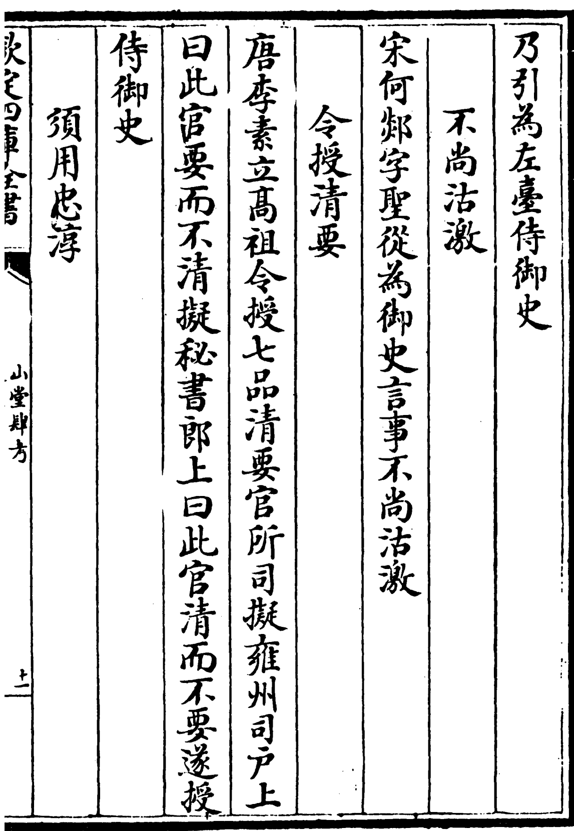
隋柳調為侍御史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戲之曰柳條通體弱獨摇不須風調正色責之曰調信無可取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信有可取公不應發此言素甚奇之

抗疏劾守忠

言行録彭思永字季長為侍御史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寵參知政事闕堯佐朝暮待命而守忠亦求為節度使公獨抗疏極言仁宗震怒中丞郭勸諫官吴奎皆為上言其忠不宜加罪上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猶罷臺職

不樂搏擊

武則天朝桓彦範等共薦陽嶠為侍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彦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



乃引為左臺侍御史

不尚沽激

宋何郯字聖從為御史言事不尚沽激

令授清要

唐李素立高祖令授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户上曰此官要而不清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授侍御史

須用忠淳

宋仁宗皇祐三年宣諭宰臣曰諫官御史必須用忠厚淳直通世務明治體之人以革浮薄之弊自是詔舉御史必載帝語降敕

習知舊事

唐盧簡辭遷侍御史習知法令及臺閣舊事

請復舊制

唐德宗即位初侍御史朱敖請復舊制置朱衣豸冠於內廊遇有犯者御史得以彈舉上許之建中元年監察

御史張著冠豸冠劾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嚴郢於紫微殿詔削郢御史中丞特賜著緋魚袋自是日懸衣冠於宣政之左廊

隨仗分居

唐職林太極以前二臺朝列之制侍御史與殿中隨仗而入分居兩行

舉鞭聳揖

唐舊制御史遭長官於塗皆免帽降乘長官戢轡辭而

止焉乾封中王本立爲侍御史意氣頗高塗逢長官端揖而已自是或降而立或一足至地或側鞍弛蹬輕重無常開元以來但舉鞭聳揖而已又唐故事京兆尹遇侍御史當避路崔隱甫奏侍御史以下皆與御史大夫抗禮

賓羣節槩

唐竇羣隱居毗陵以節槩聞召爲左拾遺遷侍御史入蕃爲判官羣因入對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澤

即擢臣為拾遺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異其言留為侍御史

柳彧正直

隋柳彧為侍御史當朝正色百僚敬憚上嘉之曰柳彧正直之士國之寳

希意鞫獄

唐肅宗時鳳翔馬坊押官為刼天興尉謝夷甫殺之其妻訟寃李輔國素出飛龍廄敕御史孫鎣鞫之無寃又

使中丞崔伯陽鞫之亦同又使侍御史毛若虛鞫之若
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言若虛附
會中人鞫獄不真欲劾奏之上怒貶伯陽嶺南尉

揚言壞麻

唐文宗太和中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
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廷

茂才召為

吳虞翻字仲翔會稽人舉茂才召為侍御史作周易老

乎論語國語訓詁㫖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

重任可屬

言行録劉忠肅公摯擢侍御史公自熈寧以言去位踰十六年乃復任言責一時奸佞刻薄之吏事狀顯著公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肅然時人以比包希仁吕獻可上察其忠義誠信可屬重任未幾大用

劾味道贓汙

唐蕭至忠為侍御史劾宰相蘇味道贓汙御史大夫李

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諮大夫禮乎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之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嘆其剛直

彈賈黯過失

通畧賈黯為中丞新除侍御史呂誨嘗彈黯過失遷延引避不肯就職黯言嘗薦誨為御史知其方正謹厚亦一時公言非有嫌忌願得終與共事誨乃就職

入苑奏事

宋張靄為侍御史太祖方彈雀於後苑靄亟請入奏事及帝見所奏乃常事遂大怒靄曰臣以為尚急于彈雀帝色愈厲以斧柄撞墮靄二齒靄徐拾之帝曰欲訟朕邪靄曰臣不能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耳

至臺講兵

宋張浚為侍御史好謀畧有大志數招諸將至臺講論用兵籌策

諍留相賢

樓攻媿集宋林正惠公大中除侍御史鄒司諫以忤旨移將作監公請曲加優容許復舊職丞相留公丐去公率同僚奏乞宣諭使安相位遂不果去身居言職而伸諫省之氣諍丞相之賢他人不敢為也

爭濮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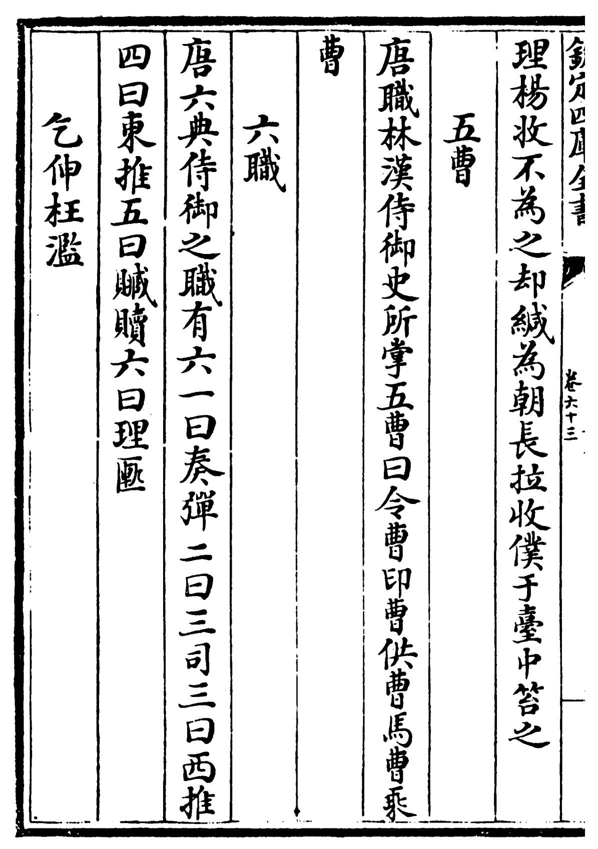
言行録范純仁為侍御史時方議濮安懿王典禮公引證據經語斥大臣尤切由是名震天下

法官

晉劉暾字長升遷侍御史時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暾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曰天子法官而欲截角乎君何敢恃寵作威福邪索紙奏之彰伏罪不敢言

朝長

續通典注唐臺中故事三院退朝入臺以一人為朝長故大中中侍御史馮緘與三院退朝入臺路遇集賢校



理楊孜不為之却絨為朝長拉收僕于臺中笞之

五曹

唐職林漢侍御史所掌五曹曰令曹印曹供曹馬曹乘曹

六職

唐六典侍御之職有六一曰奏彈二曰三司三曰西推四曰東推五曰贓贖六曰理匭

乞仲枉濫

武后朝侍御史魏靖上言陛下既知來俊臣之奸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申其枉濫太后命監察御史蘇頲按覆由是雪冤者甚衆

請攬威權

宋趙瞻字大觀為侍御史上疏請攬威權明功罪廣聰明更積弊英宗嘉納之

論宰相專政

宋唐介字子方荆南人為侍御史極言宰相文彦博知

益州日進燈籠錦媚張貴妃致位宰相且論其專政仁宗怒甚介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也貶英州別駕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中朝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衆獨李師中一篇為人傳誦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特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顔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又言行録晁以道曰仁宗貶唐介嶺南遣中使賜金又畫其

像置之便殿按英州今韶州府英德縣

論省臣害仁

元世祖時川陝盜起省臣忠之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論將從之侍御史髙鳴諫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論報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從其議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帝曰善令速止之

殿中侍御史

歴代沿革魏蘭臺遣御史二人居殿中伺察奸匪故

曰殿中侍御史晉與北齊皆有此職隋改為殿内侍御史煬帝省之唐武德中置殿中侍御史四員貞觀中增二員掌殿廷供奉之儀京畿諸州兵皆隸焉彈舉違失號為副端正班列于閤門之外有離位失列言躍而不肅者則糾罰之其元日冬至大會則乘馬具皁服戴黑豸升殿文明元年又置殿中侍御史裏行唐制御史不專言職宋天禧中始置殿中侍御史二員掌言事分糾大朝會及朔望六參官班序元豐

八年詔殿中侍御史兼察事監察御史兼言事

簪白筆

魏志大朝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陛而坐帝問此何官何主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今時直備位眊筆耳

立花磚

唐國史補御史故事每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知班入閤則侍御監奏殿中得立五花磚衣綠衣用

紫紫䄙之類號曰七貴

見惡能討

魏宋遊道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道

治獄無枉

唐崔仁師定州人貞觀中為殿中侍御史青州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繫獄詔仁師按覆止坐其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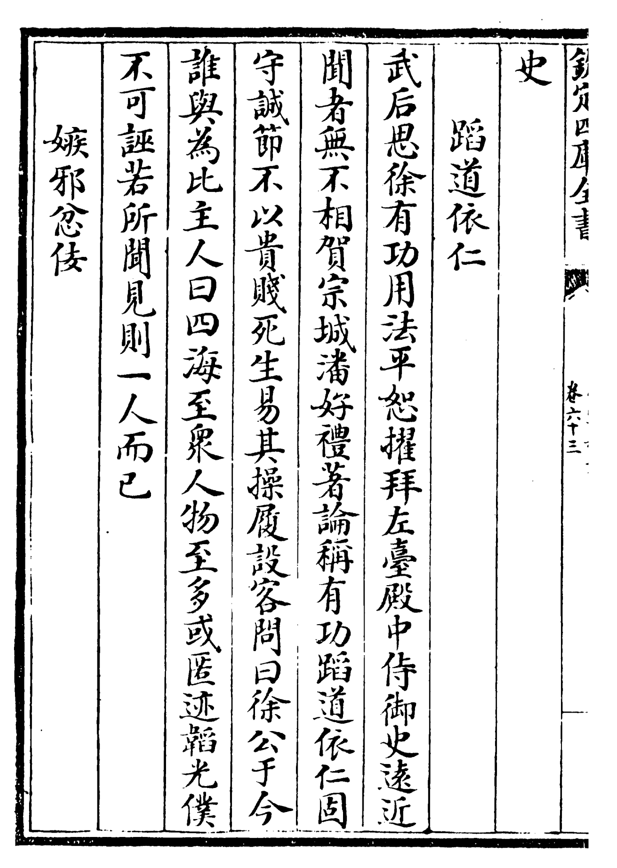
恕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皆叩首曰崔公仁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以才補

初學記山公啓事中書屬通事令史孫琳久習内事才宜殿中侍御史亟補之不審可否制曰可

以能擢

初學記曹氏傳左雍起于吏武帝以為能擢殿中侍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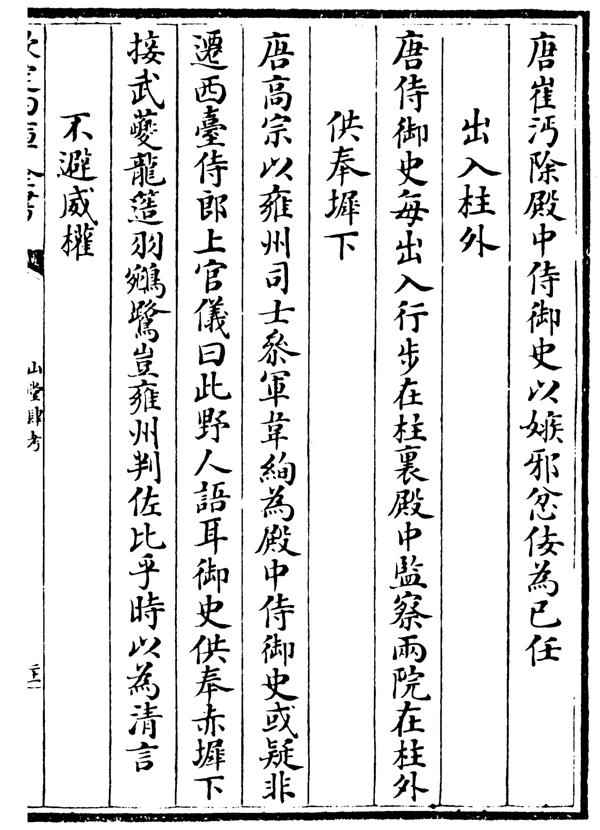


史

蹈道依仁

武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于今誰與爲比主人曰四海至衆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可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

嫉邪忿佞



唐崔沔除殿中侍御史以嫉邪忿佞為己任

出入柱外

唐侍御史每出入行步在柱裏殿中監察兩院在柱外

供奉墀下

唐高宗以雍州司士叅軍韋絢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西臺侍郎上官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簉羽鵷鷺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為清言

不避威權

唐張行成字徳立補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戚權太宗謂房𤣥齡曰覼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

不畏彊禦

宋紹興中杜莘老為殿中侍御史入見上曰知卿不畏彊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又趙清獻公為殿中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鐵面御史

掌供奉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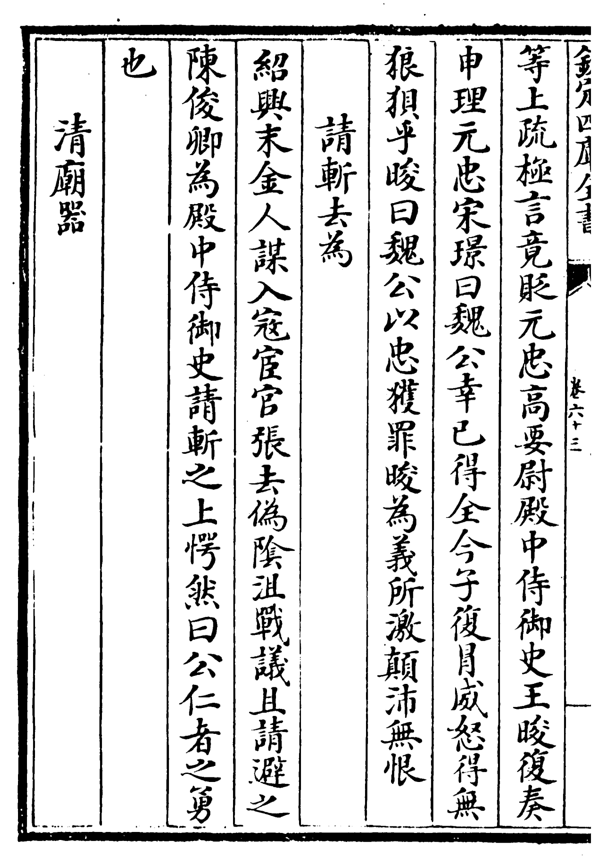
唐百官志殿中侍御史掌殿庭供奉之職正班列于閤門之外糾離班及語不肅者

押鐘鼓樓

五代會要唐天成二年御史臺奏云每遇入閤者欲依常朝例差殿中侍御史二員押鐘鼓樓位各綴供奉官班出入所冀共為糾察上從之

申理元忠

武后朝諸張譖宰相魏元忠太后怒下元忠獄蘇安恒



等上疏極言竟貶元忠高要尉殿中侍御史王晙復奏
申理元忠宋璟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
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為義所激顛沛無恨

請斬去為

紹興末金人謀入寇宦官張去偽隂沮戰議且請避之
陳俊卿為殿中侍御史請斬之上愕然曰公仁者之勇
也

清廟器

見禮部員外

大福人

言行録河東闕漕使韋郇公言文彦博有名稱呂許公曰可召來面詢之召至堂上許公不交一言但睥睨不已及退許公嘆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委不十年出将入相

出從天降

唐會要監察御史職知朝堂正門無籍非因奏事不得

入至殿庭在樓鳳闕南望殿中侍御史以上從觀象門

出若從天降

名自内命

宋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察

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迭

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為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

内出純臣大防姓名而命之又龐莊敏公籍為殿中侍

御史中丞孔道輔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陰

為之用獨龐公天子御史耳

乞用舊臣

宋陳正獻公俊卿任殿中侍御史時金虜謀入寇舊臣惟張忠獻公在時謫居湖湘中外翕然歸心上益疑之正獻公上疏乞除一近郡以繫人心上大悟明日即除正獻公為兵部侍郎後數月竟用張公守建康

請留正人

宋趙清獻公抃字閱道除殿中侍御史先是呂溱出守

徐州蔡襄守泉吴奎守夀韓絳守河陽歐陽修乞蔡賈黜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如修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矣修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頼之以安

陳夏竦奸狀

宋何郯為殿中侍御史嘗極陳夏竦奸狀仁宗諭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君不從諫則臣碎首今陛下從諫如流臣何敢掠美

疏守忠慕語

言行録英宗即位有疾皇太后同聽政上疾平傅獻簡公堯俞為殿中侍御史上疏請還政未聽頗聞内侍任守忠有慕語公又上疏極言之太后遂還政而逐守忠等

兼諫諍職

宋天禧中置言事御史即殿中侍御史也今御史臺中丞廳之南有諫官御史廳蓋御史得兼諫諍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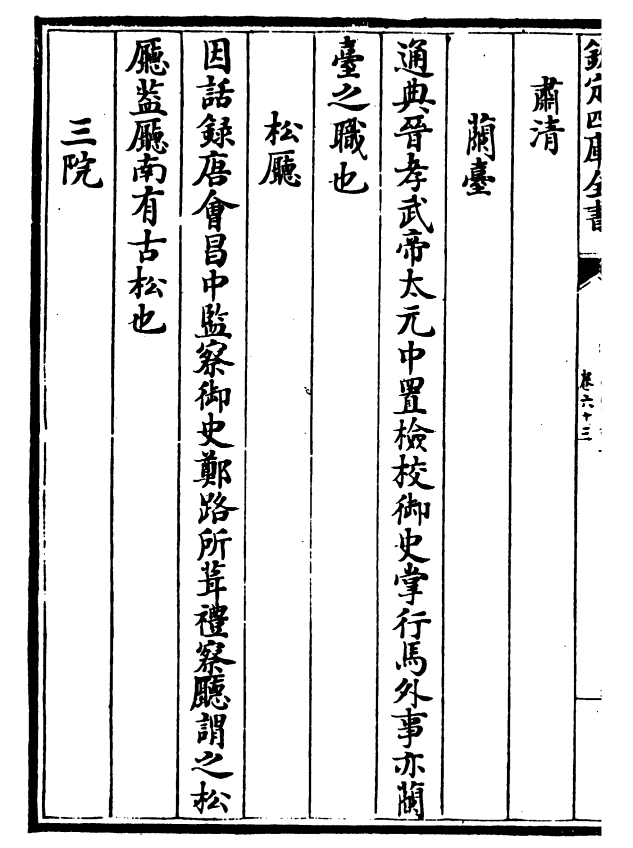
稱骨鯁臣

繫年録杜莘老為殿中侍御史極言無隱取衆所指如王繼先張去偽等悉擊去之及公罷去朝士祖道都門以詩文稱述者百餘人都人至今以為美談雖宿衛武夫府寺賤隸誦説前朝骨鯁敢言之臣必曰杜殿院云

監察御史

歷代沿革東晉置檢校御史知行馬外事宋齊梁陳及後魏北齊並置隋改檢校御史為監察御史唐武

德初置監察御史八人貞觀中加二人後又置監察御史裏行武后時又置殿中裏行宋初御史多出外任其風憲之職以他官領之嘉祐四年從韓絳請置裏行熙寧七年以六察官爲監察御史八年詔監察御史兼言事乾道二年詔自今非曾經兩任縣令者不得除監察御史著爲條令八年宰執進呈以御史臺事分隷六察虞允文奏言祖宗時監察御史却許言事上曰今既分隷六察可許隨事彈奏自是臺綱



肅清

蘭臺

通典晉孝武帝太元中置檢校御史掌行馬外事亦蘭臺之職也

松廳

因話錄唐會昌中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禮察廳謂之松廳蓋廳南有古松也

三院

唐志御史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隷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隷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隷焉

八印

御史故事有八印曰臺印隨從印左巡印右巡印監倉印監庫印監察印出使印

號六察

唐置監察御史十五人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户口流散其三察農桑不勤其四察妖猾盜賊其五察徳行

孝弟其六察黜吏豪宗大歷中以御史分察尚書省六司第一人察吏部禮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戶部刑部歲終議殿最亦號六察又宋朝在禁中惟三官得告謂之三告官宰相告于中書翰林學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

加二階

唐韓思彥為監察御史昌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待詔弘文館

明目張膽

唐韋思謙字仁約鄂州人初擢監察御史嘗曰御史出使不能揺動山岳震慴州縣為不稱職褚遂良嘗抑買人地思謙劾之左遷同州刺史及遂良再相人或弔之思謙曰吾性狷直觸機輒發何暇恤身大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碌碌保妻子邪

食肉引血

武后召見郭宏霸宏霸自陳忠鯁云往年討徐敬業臣

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絶其髓武后大悦授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

整肅朝儀

唐六典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寮巡按郡縣糾視刑獄整肅朝儀

疏論宫市

唐韓愈操履堅正鯁言無忌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宫市德宗怒貶山陽令

先風教

唐姚崇用齊澣為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常先風教當時以為稱職

判滯獄

唐李程為藍田尉有滯獄十年不決程單言輒判京兆以狀聞拜監察御史

詠竹

唐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因詠

院中叢竹以寄意曰濯濯堂軒竹青青耐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

裂麻

宋鞠詠為監察御史言錢惟演交結丁謂不赴亳州意圖入相謂人曰若相惟演當取麻制壞之

涉海息風

唐陸元方字希仲為監察御史則天使安輯嶺外將涉海風濤甚狂舟人不敢舉帆元方曰我受命無私神豈

害我遽命濟而風息

歷閫按火

唐趙涓永泰初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與東宮稍近代宗深疑東宮涓乃周歷壖閫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也德宗時在東宮常心感涓及涓刺衢州年考既深與韓滉不相得奏免涓官德宗見其名謂宰臣曰豈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拜尚書左丞

詠棲烏詩

唐太宗召見李義府試令詠棲烏立成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上深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拜監察御史

掌行馬事

沈約宋書古司隸校尉知行馬外事晉江左罷司隸校尉置檢校御史專掌行馬外事故宋周益公必大辭免察官奏分直棲鳳閣之南察事在行馬之外

素立守法

分紀唐李素立武德初爲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陛下三尺法與天下共之法一動搖則無所措手足時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之下先棄刑書乎臣忝法司不敢奉旨帝嘉納之

尚隱雪冤

唐李尚隱擢監察御史睦州刺史馬昭泰性鷙刻人憚其强嘗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爲妖蠱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疾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爲申理

可乎因請行果雪其寃

舉弟自代

唐韋貫之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為右補闕纁代為侍御史

與兄並居

唐楊收與兄假並遺直之子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為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為監察御史當世榮之

可使推捕

唐李義琛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盜于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此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盜帝喜爲加七階

不樂檢局

唐柳渾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補外宰相惜其才

常何薦馬周

唐馬周客郎将常何家爲何條二十餘事皆當世切務

太宗怪問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未至遣使四輩趣之及見與語帝大悅拜監察御史上言比來樂工園人超授官爵鳴玉曳履與士君子比肩臣竊恥之

李勉尊朝廷

唐李勉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勲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軍管崇嗣于行在朝堂背闕而坐勉劾之肅宗嘆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爭論新法

淵源錄張戩字天祺除監察御史爭論新法章數十上最後言大惡未去橫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擾又詣中書爭之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叅政所笑天下之人笑叅政者亦不少矣

極陳時弊

東都事略王巖叟召為監察御史上疏極陳時事之弊以為不絶害源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是難

致

平仲氣節

唐段平仲擢監察御史磊落有氣節遇事敢言

桑懌志行

宋天聖中以太常丞桑懌為監察御史懌有志行朝廷聞其名而面命之

不沽直名

宋程明道擢監察御史裏行神宗召問所以為御史對

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嘆賞以為得御史體

乞治内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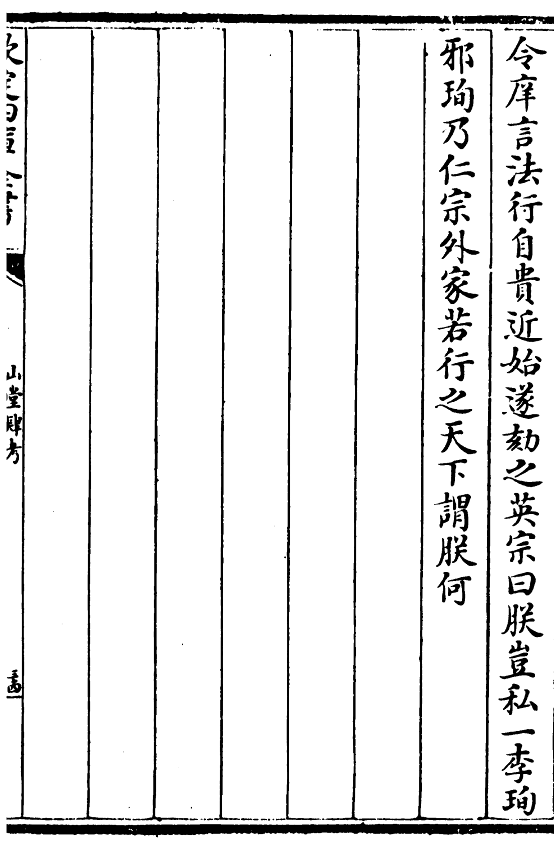
言行録傳堯俞為監察御史裏行朱晦乎韻士以内降監汲口鎮而都水監復薦之公言密院既不治韻士求内降罪而都水又妄知其可用而舉之上下相結迭為阿徇其盜名器將不但一汲口而已乃罷韻士權倖憚焉

疏忤安石

劉顗無錫人熈寧初為監察御史裏行上疏忤王安石貶衢州監税顗將出臺於坐上大駡同時御史孫昌齡謂其奴事安石求為美官遂拂衣上馬赴貶所蘇軾送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風霜挌地不知寒之句世因號鐵肝御史

奏劾李珣

宋劉庠字希道除監察御史裏行時禁銷金李珣先犯



令庠言法行自貴近始遂劾之英宗曰朕豈私一李珣邪珣乃仁宗外家若行之天下謂朕何

山堂肆考卷六十三

山堂肆考卷六十四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京兆尹

歷代沿革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京師為内史漢景帝分左右内史武帝置京兆尹右扶風左馮翊為三輔京兆尹服銀章青綬佩水蒼玉東漢都洛為河南尹魏晉歷代所都皆曰尹江左為丹陽尹北齊為清

都尹後周及隋復為京兆尹唐武德元年雍州置尹一人以親王為之永徽中改尹為長史開元元年改京兆府長史後復為尹五代都汴為開封尹宋朝牧尹不常置後置權知府一人崇寧中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中興駐蹕杭州建炎三年改為臨安府其守臣多以卿監從臣兼之

搏擊豪强

漢翟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强京師畏長之時胡常為青

州刺史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最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少弛威嚴

愛恤民庶

東漢延篤字叔堅為京兆尹政用寬仁愛恤民庶正身率下人不忍欺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尹亦有能名郡人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趙張謂趙廣漢張敞也三王王尊王章王駿也

引經斷獄

漢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為京兆尹昭帝元始中有男子乘黄犢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等𥟖識視至者莫敢發言雋不疑後至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亾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

順氣行誅

見秋

發奸摘伏

漢趙廣漢字子都為京兆尹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奸皆知之吏民稱之不容口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遣吏捕治具服其發奸摘伏如神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疾惡撫窮

唐嚴郢大歷末為京兆尹嚴明持法疾惡撫窮敢於誅

殺盜賊遂褒號稱職尹

接士

趙廣漢遷京尹和顏接士推功於吏曰此某掾所為非二千石所及吏皆自寫心腹無所隱匿

任人

唐代宗實録魏少游四為京尹雖無赫赫之名然善於任人緣飾規矩有足稱者

以治行入

東漢黄霸字次公淮陽人為潁川太守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視事數月不稱職罷歸潁川故晉袁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黄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

以德化遷

唐崔縱為藍田令德化大行縣人立碑頌德遷京兆尹

三老上書

漢成帝時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坐免官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頌云尊治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

職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代所稀有顧下公卿大夫博士議即定素行啚如御史章尊當伏鞠闕之誅不得苟免即不如章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於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拨湖三老湖縣之三老姓公乘名興也

六軍畏法

唐韓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守法盡公

漢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為京兆尹守法盡公進善退惡所居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

表賢顯善

漢張敞治京兆一依廣漢之迹其方略耳目發伏禁奸不如廣漢然能以經術自輔其政頗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

出試政事

漢王駿為少府成帝欲大用之出為京尹試以政事

入侍宴樂

唐張嶕進京兆尹以才幹稱入侍宴樂出主京邑時人以為寵

王章敢言

漢王章字仲卿成帝時為京兆尹剛直敢言雖為王鳳所舉不親附鳳會日食奏鳳蔽主之過

孟容守正

唐許孟容字公範元和初遷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

日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詔以付本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職司輦轂當為陛下抑豪猾錢未盡輸昱不可宥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

秉執忠良

西魏李彥為京尹履節潔白秉執忠良吏民愛敬作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愛如母訓如父

器量方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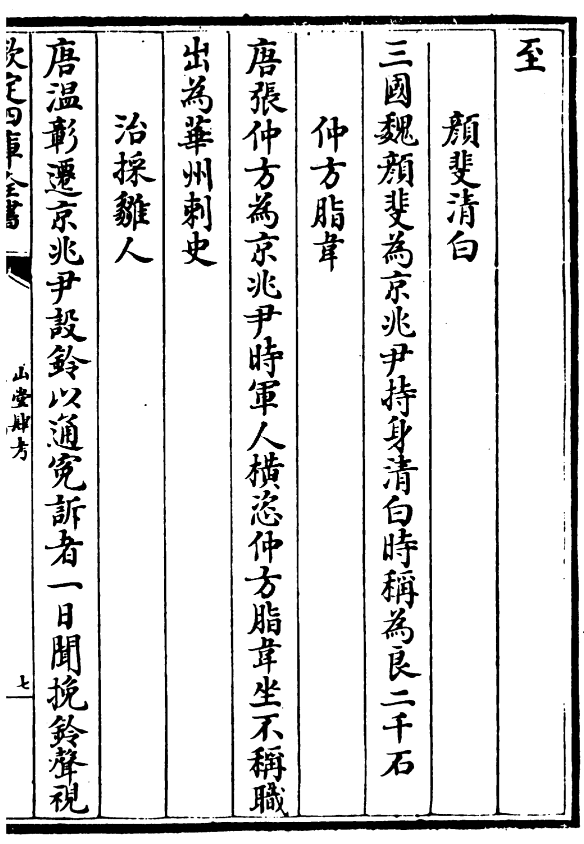
唐楊於陵字達夫器量方峻爲京兆尹豪右大震

政號嚴明

唐柳仲郢字諭蒙爲京兆尹政號嚴明出尹河南以寛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尹時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爲先郡邑之治恵愛爲本

治尚寛簡

唐源乾曜玄宗時爲京兆尹治尚寛簡居三年一如始



至

顔斐清白

三國魏顔斐為京兆尹持身清白時稱為良二千石

仲方脂韋

唐張仲方為京兆尹時軍人横恣仲方脂韋坐不稱職出為華州刺史

治採雞人

唐温彰遷京兆尹設鈴以通寃訴者一日聞挽鈴聲視

之乃鵶也彰曰是必訴人採其雛命吏視之果得採雛者因治之

杖躍馬將

唐柳公綽字子寛憲宗時為京尹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上怒詰之對曰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他上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教化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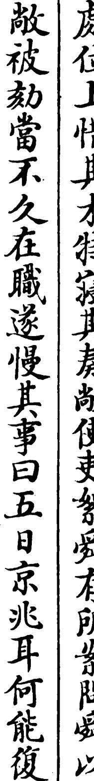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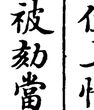
王猛字景略仕苻秦為京兆尹教化大行路不拾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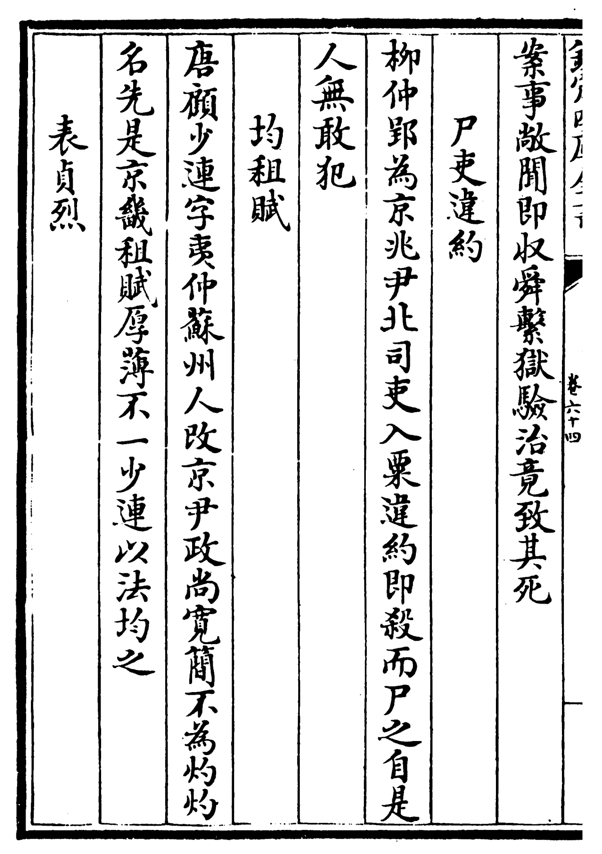
盜賊悉避

唐王播字明敭為京兆尹為政嚴肅盜賊不能隱悉出境避之

收吏慢事

張敞為京兆尹時楊惲之誅公卿奏敞為惲黨友不宜處位上惜其才特寢其奏敞使吏絮舜有所案問舜以敞被劾當不久在職遂慢其事曰五日京兆耳何能復



案事敞開即收舜繫獄驗治竟致其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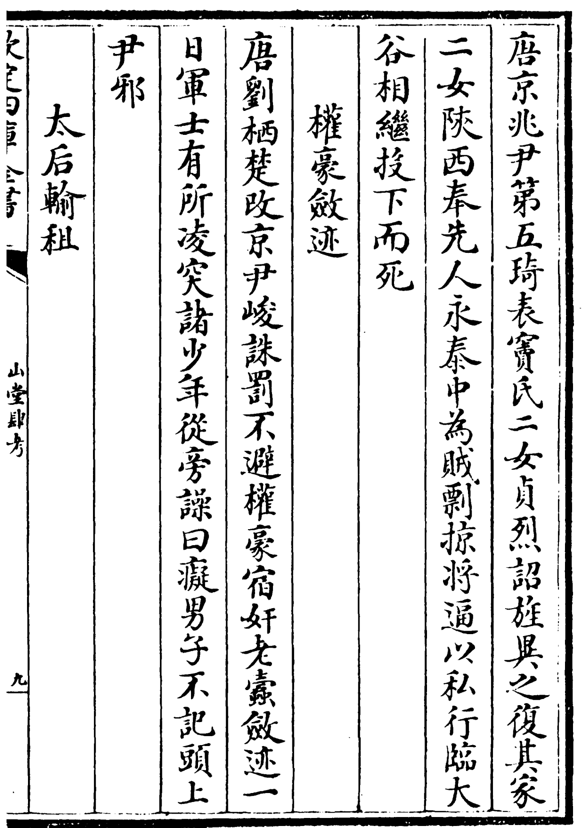
尸吏違約

柳仲郢為京兆尹北司吏入粟違約即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

均租賦

唐顧少連字夷仲蘇州人改京尹政尚寛簡不為灼灼名先是京畿租賦厚薄不一少連以法均之

表貞烈



唐京兆尹第五琦表竇氏二女貞烈詔旌異之復其家二女陜西奉先人永泰中為賊剽掠將逼以私行臨大谷相繼投下而死

權豪斂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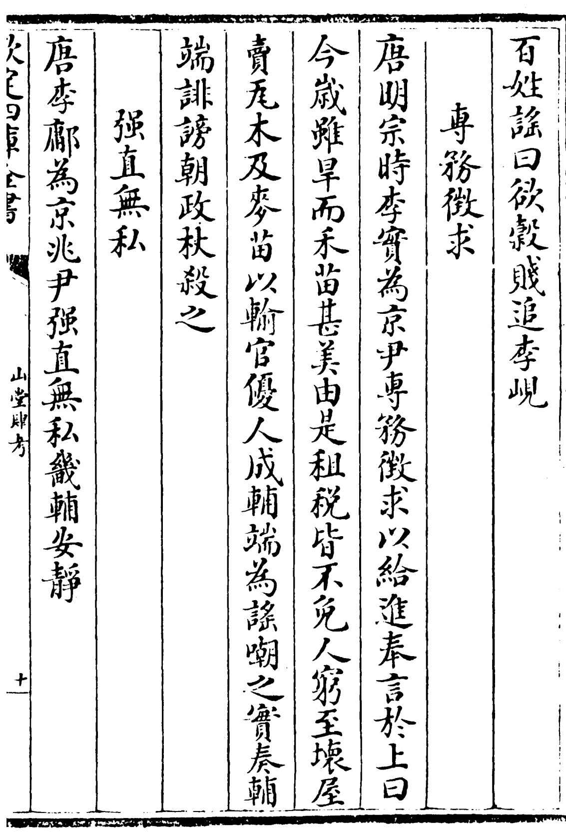
唐劉栖楚改京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宿奸老蠹斂迹一日軍士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

太后輸租

唐韋澳字子斐爲京兆尹公正方嚴吏不敢欺宣宗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執而械之具奏其狀且曰必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奈何對曰陛下自内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之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人不可犯太后爲輸租數百斛乃釋

不獻供億

唐李峴爲京兆尹玄宗幸温湯向内皆巧獻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出爲零陵太守時京師米踊貴



百姓謡曰欲殺賊追李峴

專務徴求

唐明宗時李實為京尹專務徴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歳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窮至壊屋賣瓦木及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為謡嘲之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

强直無私

唐李鄘為京兆尹强直無私畿輔安静

寛猛相濟

唐劉晏字士安為京兆尹總大體不苛細寛猛相濟吏民安之

揖見尚書

典職曰京兆尹秩二千石見尚書令僕射執版揖之

趨責宰相

唐薛元賞為京兆尹嘗詣宰相李石第石方坐廳事與一人爭辯甚諠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

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何以制服四夷命左右趨神策軍出仇士良聞之召元賞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神策軍而囚服見士良士良無如之何呼酒歡飲而罷

不餉宦官

唐李勉字玄卿為京兆尹時宦者魚朝恩為觀軍容使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諂事之須其入敕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勉不從曰吾侯太學彼當

見亭軍容幸過府則即修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

往諭劇賊

唐劉潼為京兆尹山南有劇賊潼挺身往諭之賊盡降

未嘗擾民

唐德宗時吴湊為京尹為人彊力勤儉未嘗擾民上下愛向京師苦宫市湊上言宫中所須責臣可辦若不欲外吏與聞禁中事宜選中官高年謹信者為宫令平價和售以息衆讙

不能捕盜

唐崔洪為京兆尹仇士良使盜擊宰相李石於親仁里迹出禁軍洪坐不能捕譽望少衰

涯潭通材

唐韓朝宗為京尹分渭水入金光門涯為潭以通西市材木

開渠便運

唐黎幹遷京兆尹頗以治稱京師苦乏樵薪幹度開漕

渠自南山谷尾入於苑以便運載

修舉有名

唐王播為京尹自李諒之後政條隳斁奸豪浸不戢播修舉之甚有名合璧事類作王播誤矣

移居有法

三國魏鄭渾字文明為京尹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勤稼穡明禁令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

厲威嚴

漢陳龜為京尹三輔豪强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厲威嚴悉平之郡内抱怨屈者咸大悦

有風力

唐鮮于仲通天寶末為京尹有風力弟叔明繼之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

抑强扶弱　已下河南尹

魏志司馬芝為河南尹抑强扶弱私謁不行

優賢養人

北堂書抄漢華崧為河南尹能剪治强宗優賢養人

招懷流散

唐僖宗時張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游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戸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税由是歸者如市

蠲略細苛

唐崔縱為河南尹治尚簡易蠲略細苛先是戍邉者道

由河南其儲餼皆取於民縱始令官辦五家相保以絕
胥吏之私

收葬骸骨

見雨

表按贓私

東漢延熹初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群罷北
海郡贓私狼籍膺表按之

諫止發錢

東漢桓帝時李燮為河南尹時皆以貨賂為官朝廷有詔復横發錢三億萬以實西園燮上書諫止之按此李燮固之子

不聽納贄

唐鄭珣瑜為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白珣瑜視事且納贄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獻禮邪不聽珣瑜性嚴重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至河南清淨恵下賤斂貴發以便民

榜殺文壽部曲

唐馮宿拜河南尹洛苑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於軍吏不敢捕宿大會集部曲輒與文壽偕來因掩取榜殺之

捕治竇景家人

東漢張酺永元中為河南尹時執金吾竇景怙勢家人擊傷市卒及市丞酺悉捕之以治其罪

不酬別擻

鄭珣瑜尹河南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餽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免僦運之勞全義與監軍別檄有所求取輒挂壁不酬有諫者曰軍需期會為急公何以不報荅曰武士統戎多持以索取茍以為罪尹宜坐之終不為萬人產沴也

務絶囑書

東漢羊陟為河南尹計日受俸常食乾飯絶豪右囑託書使所在肅然

刻石著功

唐李適之徙河南尹政不苛細玄宗患穀洛二水歲暴耗徭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陽曰積翠曰月陂自是水不能爲患刻石著功

掘牆絶怪

晉樂廣爲河南尹官舍多怪前尹莫敢居廣居之不疑甞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若有所見使人掘牆得狸殺之其怪遂絶

清粹中正

晉主詔曰河南京畿大都四方表則庾純清粹中正才能撥亂以純為河南尹按純字謀父

忠亮篤誠

晉武帝咸寧中詔曰河南北郡之首其風教宜為遐方所模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才兼內外明於治化以恂為河南尹

權貴不附

唐裴寬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

都鄙獲安

唐房式改河南尹會討王承宗鎮州索餉軍具四十乘民不能具式建言歲凶人勞不任調發御史元稹亦言賊未擒而河南先困詔可之都鄙獲安

捕擊任方

東漢楊秉為河南尹常侍單超弟匡賂客任方刺殺兗州從事衛羽秉捕方繫洛陽獄正其罪

榜辱常奴

唐李朝隱為河南尹天子舅趙常奴怙勢横閭里朝隱曰此不繩不可以為政執而榜辱之帝賜書慰勉

袁安留愛

漢袁安字邵公建初中為河南尹為政公平未嘗以贓罪鞫人在職十年京師肅清晉元帝丹陽傳序曰尹者正也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秋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

李勝取聲

傅子曰河南帝都統領京畿天下四會奸豪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取一時之聲也

疏内侍怙奸　已下開封尹

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有内侍怙奸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且性明敏通達決事如神都民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發大豪宿罪

宋吳文肅公奎知開封有富人孫氏京師大豪貿其息者至强取物產及其婦女公發其宿罪徙之遠方而豪猾斂手聲聞赫然

不詣韓琦

宋馮京字當世知開封時韓琦為丞相京莅事數月不詣丞相府京富弼壻也琦語弼以京為傲京聞之曰公為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重公非傲也

不附安石

宋劉庠知開封奏論新法不便神宗諭之曰卿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對曰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

關節不到

宋包拯字希仁合肥人仁宗時知開封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至於閭里大小男女皆知公名宦官為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府吏坐門收訟牒謂之牒司拯即大開正門人徑至

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

權要不干

宋杜衍字世昌英宗時知開封權要聞其名莫敢干以私

不事風采

歐文忠公修嘉祐中知開封承包拯威嚴之後治尚循良不事風采或以為言公曰人性各有長短予誠不能捨所長强所短也至於寵貴犯禁令又求苟免者必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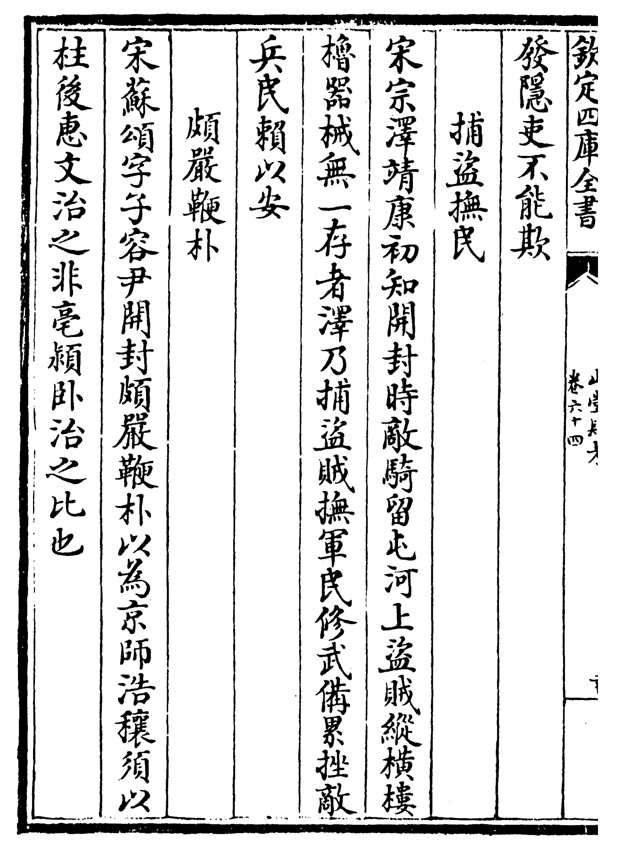
於法雖詔命有所不從

不用精神

宋王恭簡公嚴叟知開封賈人曹續以物產貿易萬緡市儈稽遲逾年止輸其半一日續聞戶外有錢聲償錢俱足甚怪之詢其由乃曰王公今日知府事矣公治開封不用精神智力如在無事小郡而老奸自然畏慄

破奸發隱

宋蔡襄字君謨知開封府公精於吏事談笑剖決破奸



發隱吏不能欺

捕盜撫民

宋宗澤靖康初知開封時敵騎留屯河上盜賊縱横樓櫓器械無一存者澤乃捕盜賊撫軍民修武備累挫敵兵民賴以安

頗嚴鞭朴

宋蘇頌字子容尹開封頗嚴鞭朴以為京師浩穰須以柱後惠文治之非亳潁卧治之比也

能守繩墨

宋錢明逸知開封平居樂易無崖岸而居官獨立守繩墨為政簡靜有條理不肯徇私取顯

賓僚時見

宋呂公著知開封率五鼓視事賓僚至者不拘時見故府無廢事下情易達

士大交稱

宋沈遘知開封蚤起視事逮午而畢從容談笑沛然有

餘暇士大夫交稱其能

獄無繫囚

宋范百禄知開封府勤於民事獄無繫囚

府無留事

宋周起知開封聽斷明審府無留事真宗以為才常幸
其第問勞賦詩宴樂

留守

自漢高祖與諸侯擊楚命蕭何守關中雖未以留守

名官而後世留守之設實本於此故凡巡幸或親征
車駕不在京都則置留守以總裁其事又置一人為
之輔謂之副留守
命守西京
隋煬帝大業八年擊遼東不克還東京命代王侑留守
西京以刑部尚書衛文昇輔之
命守東都
大業八年三月煬帝自將擊高麗光祿大夫郭榮諫不

聽命越王侗留守東都以民部尚書樊子蓋輔之

相表奇異

隋煬帝遣衛尉少卿李淵代元宏嗣為宏化留守淵御衆寛簡人多附之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淵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號令精明

唐王翊字宏肱為東都留守開田二千餘屯修器械練士卒號令精明吳少誠叛獨東都為有備

有備禦功

隋煬帝征遼命樊子蓋留守東都會楊玄感亂子蓋備禦有功駕至高陽追謁行在帝勞之曰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虎唐車服志兩京北都留守給麟符東方諸州給青龍符南方諸州朱雀符西方諸州騶虞符北方諸州玄武符

無經濟意

見中書令

賜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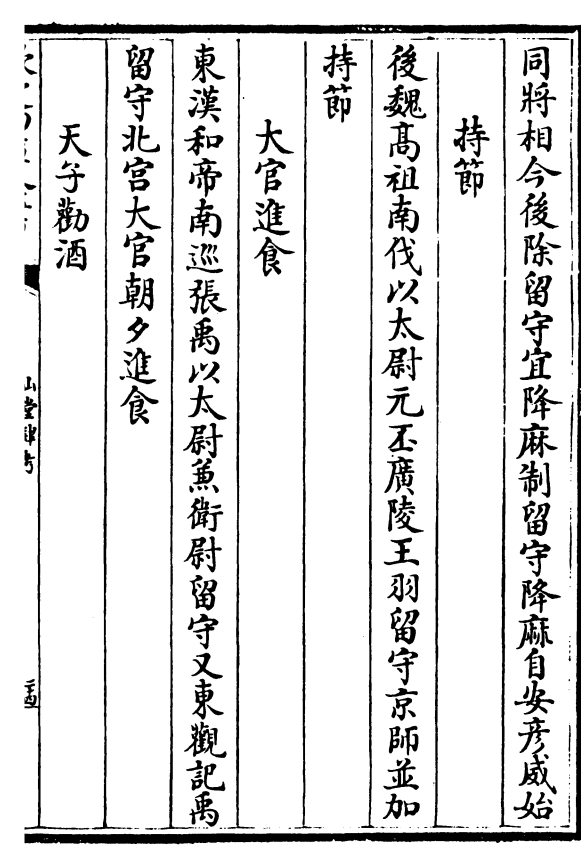
唐元和九年以尚書左丞吕元膺充東都留守舊制留守必賜旗甲與方鎮略同及元膺受任終無所賜

掌鑰

四朝志留守司掌宫鑰及京城守衛修葺之事譏内錢穀兵民之政

降麻

五代晉天福中勅曰留守之任委寄非輕凡降絲綸宜



同將相今後除留守宜降麻制留守降麻自安彥威始

持節

後魏高祖南伐以太尉元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

持節

大官進食

東漢和帝南巡張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又東觀記禹

留守北宮大官朝夕進食

天子勸酒

宋范成大淳熙中帥江東兼行宮留守陛辭詔選德殿特設几開宴酒三行命近侍行過西小軒曰此朕清坐處也再坐上曰勸卿一盃且有以為侑公飲訖二內侍捧縑素來上有石湖二大字公拜賜進謝上為滿引復袖御書蘇軾詩一軸以賜

稱為股肱

唐玄宗東巡以宋璟為留守臨發上謂璟曰卿為國之元老為朕股肱耳目今將巡洛邑為别歴時嘉謀嘉猷

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彩絹等物仍手制璟所
進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
處以心腹
五代周主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以心腹處之
乃以王殷為留守領軍如故
付六府事
隋楊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有事
東方無西顧之憂

繕三宮城

唐高宗幸東都以杜暹為留守暹率當番衛士繕三宮城浚池督役不少懈帝聞之數賜書襃勞

擒斬亂將

唐射生將王撫自署京兆尹亂京城郭子儀擒斬以徇帝因以子儀為京城留守勞之曰子儀固社稷臣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

掩獲反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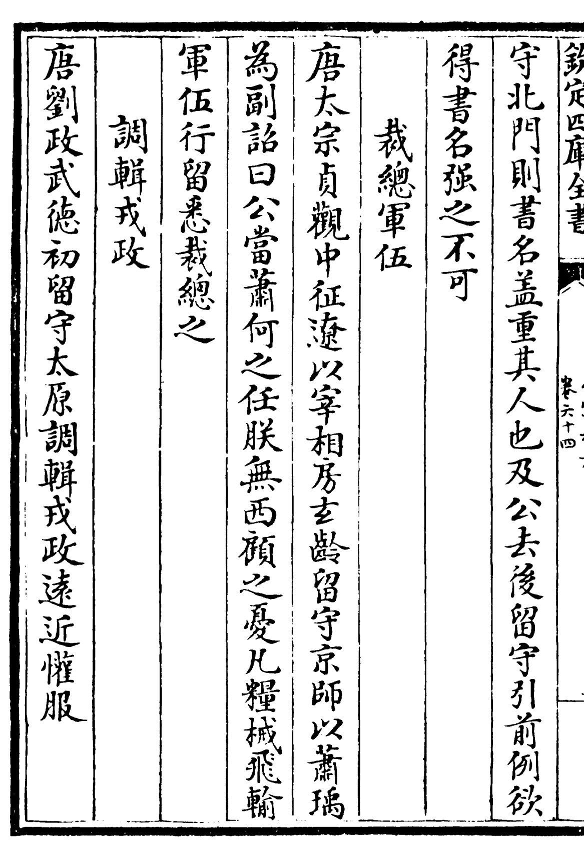
唐簡積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積掩獲之太后曰宗社獲安實卿之功

中使賜詔

唐會要開成中東都留守牛僧孺徵拜左僕射上令左軍副使齎告身宣賜舊例留守入朝無中使賜詔今上特寵異之

聘使書名

舊例外國聘使與京尹書皆押字不書名至韓魏公留



守北門則書名蓋重其人也及公去後留守引前例欲得書名强之不可

裁總軍伍

唐太宗貞觀中征遼以宰相房𤣥齡留守京師以蕭瑀為副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之憂凡糧械飛輸軍伍行留悉裁總之

調輯戎政

唐劉政武德初留守太原調輯戎政遠近懽服

隨事即行

唐高宗將幸洛陽令河間王孝恭次子晦居守顧曰關中之事一以付卿令式之外有利於人者隨事即行毋須奏聞

有節可倚

唐太宗幸洛陽以李大亮副房玄齡居守玄齡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可倚大事

表定科令

吴孫權遷都建業使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留守武昌時有盜賊遜乃表定科令為防禦之計

諫收苑利

武后垂拱中以蘇良嗣為西京留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諫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園葵去織婦未聞萬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

或用故相

續通典唐故事居守之位或用舊德或用故相未嘗以武將而當保釐之重也長慶二年以前義武軍節度使陳楚爲東都留守有違舊制尋亦改焉

或命親王

宋朝天子廵狩征討則命親王或大臣總留事建隆元年親征澤路以樞密使吴延祚爲東京留守其西京南京北京各一人以知府事者兼之按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應天府北京大名府

盧鈞遨遊

唐宣宗時鈞為東都留守遨遊林墅寘心榮進臥護留鑰門庭肅然

彦威賑撫

五代安彦威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彦威賑撫饑民民有犯法者皆寛貸之民愛之不忍流去又彦威與安太妃同宗太妃事以為舅彦威未嘗以為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之當時益稱其謹重

列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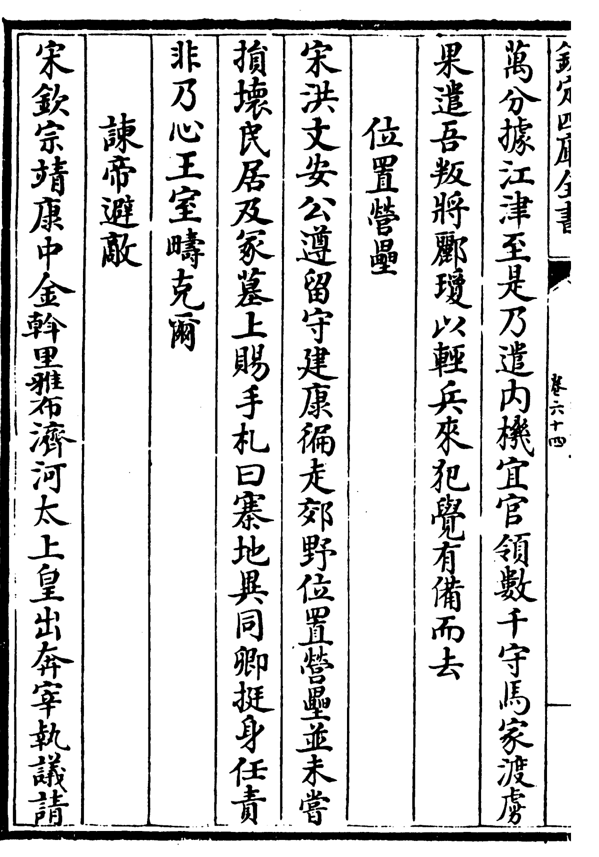
唐崔縱寶歷初為東都留守故事留守司官入行宮城門列晨衙見留守後吏誕謾久廢至是復行

張蓋

宋紹興六年中書門下省上言秦檜孟庾並繫行宮留守詔特許張蓋

團結民兵

宋葉夢得字少蘊號石林留守建康團結沿江民兵數



萬分據江津至是乃遣內機宜官領數千守馬家渡虜果遣吾叛將酈瓊以輕兵來犯覺有備而去

位置營壘

宋洪文安公遵留守建康徧走郊野位置營壘並未嘗損壞民居及冢墓上賜手札曰寨地異同卿挺身任責非乃心王室疇克爾

諫帝避敵

宋欽宗靖康中金斡里雅布濟河太上皇出奔宰執議請

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乃以李綱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力陳不可去之意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皆拜伏呼萬歲綱治戰守之具不數月而畢又遣使督諸道兵入援後金斡里雅布圍京師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帝竟從李邦彦計謟括借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張邦昌往爲質未幾更以肅王樞爲質於金康王構還

請帝還京

靖康二年康王即位於南京李綱薦宗澤爲東京留守

知開封府澤撫循軍民備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表請帝還京而帝竟用汪潛善等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甚奇岳飛

宗澤為留守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南侵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為統制

顧宣寇準

宋真宗親征契丹以王旦為東京留守旦曰願宣寇準

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將如之何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久無知者

不戮一人

宋李沆字太初真宗朝戎狄寇邊帝幸鄴沆以宰臣為東京留守不戮一人而輦下清肅

止用三節

司馬温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

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

全活民命

宋王文正曾留守洛陽屬歲歉里有囷積者饑民聚黨劫取鄰郡以强盜論公但重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為法全活民命數千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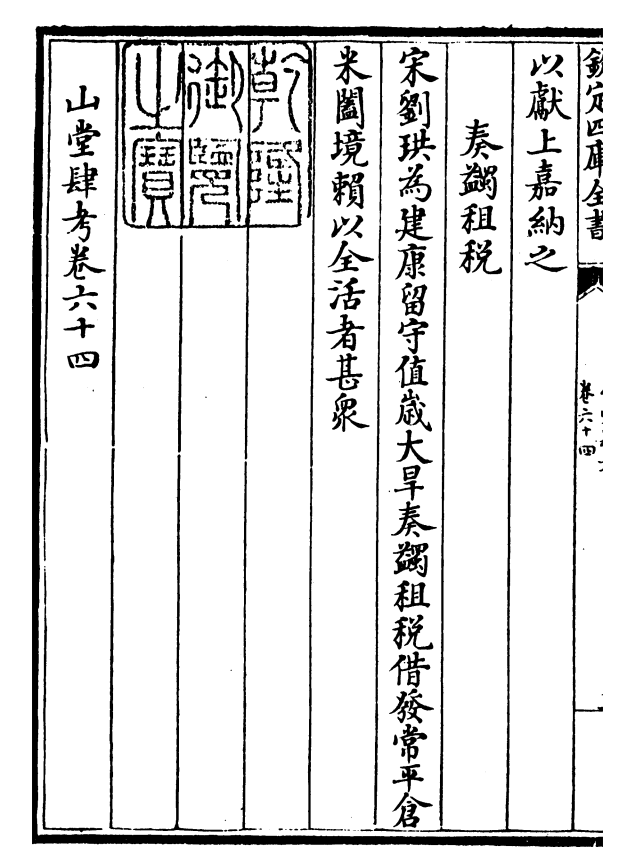
大挫敵鋒

宋劉錡領兵赴東京留守任抵順昌府報烏珠入東京公曰東京既陷幸全軍在此有城可守當同心力以死

報國親督衆設戰具凡六日而敵至公遣擊之敵衆頗傷已而烏珠擁兵至諸將咸謂宜具舟全師而歸公曰朝廷養士正為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豈可輕退公乃遣數百人出西門俄以數千人出南門士殊死戰敵大敗橫屍盈野遂拔寨遁去

先定規模

宋呂尚書祉知建康府兼掌留鑰召對內殿敷陳時務要當先定規模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條具十事



以獻上嘉納之

奏蠲租税

宋劉珙為建康留守值歲大旱奏蠲租税借發常平倉米闔境賴以全活者甚衆

山堂肆考卷六十四